

【吴 砺 著】

西 海 岸 之 旅



海峡文艺出版社

44.28
292.1

【吴
砺著】

西 海 岸 之 旅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海岸之旅/吴砺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
(山水文丛)

ISBN 7-80640-874-6

I. 西… II. 吴…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4674 号

西海岸之旅

作者:吴 砺

责任编辑:陈小培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州东南印刷厂

邮编:350002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30 千字

印张:5.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874-6/I · 592

总定价:206.00 元(本册定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自序

在这个过分拥挤的世界，我时常思考着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我们这一代人在时间长河中的地位。

自从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新生一代知识分子什么时候传达过自己心灵的声音？我们已不奢求在众多人群中寻求那些感动人类心灵的大师们的不朽声音，我们不再寻求太阳的光芒，我们只是试图在地面上找寻自己的一点闪光，哪怕仅仅像一只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的光……

我只想这样做一只萤火虫。像邱吉尔所言：“我们大家都是虫子。”“不过，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一个民族只要还有一点真诚一点灵性的闪光，就说明这个民族还生存过。一个诗人说过：“一个人的历史，即使芥豆之物的小人物的历史，其有趣和有益，未必就比整个民族的历史逊色，尤其当它是阅尽沧桑者观察自己的结果，当它是不存博取同情和哗众取宠的虚荣心写出来的时候……”

感谢我的朋友黄晓萍，她的努力使本书得以出版。我亦感谢我的同事谢英芳，她为本书文字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者

2004/9/11 于福州

目 录

序	
美国	1
云	6
穿越加州平原	12
大熊湖	16
西海岸之旅	21
独居圣何塞	26
危程	31
致远方朋友的信	39
遥远的河	44
小菜园	46
吃	49

目 录

西花园	52
塘鱼	55
农场	58
夏日的河滩	61
重返母校	68
囚鹰颂	71
回忆	76
静	78
海上日出	79
西行漫记	83
媛	115
雾	156



美国

1

美国

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去美国时心情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近于麻木。在机场中我曾送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去美国。人类是如此的奇怪，在一个大楼中设置称为海关关卡的机构，你只要过了那一扇门，似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通往那个遥远的陌生的世界大门就从此向你敞开了。虽仍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你已感到松了一口气，仿佛一只囚鹰已被放出了笼子，虽还在笼门旁徘徊，但天空已向你敞开，只需振翅高翔了……

飞机飞临日本时，从飞机上可以看到在书本上已描绘了千万遍的富士山出现在机翼之下。下方的海岛像浮在蓝色海水上的鳖，海面并不是想象中的全蓝，而是布满了浪花形成的白点。巨轮看上去只是像小小的带着一段白线的水上小虫，而海岸城市的房屋建筑像沙滩上不规则分布的贝壳砂砾。阳光下海平面更像巨大的凝固了的蓝色冰面，不光滑的表面不规则地漫散着白茫茫的光亮……

飞机在羽田机场转机，我将第一次踏上另一个国度。飞机在向下降落，第一印象是空气透明度高，树被剪裁得十分整齐以至于让人感到过分的人工化了。青色房顶，一切过于干净而略显呆板。虽还在飞机上，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本人的飞机在四十年代重庆大轰炸中造成的重大伤亡。我们这一代人从

小所受的教育恐怕使我们永远不会对日本有认同感。我第一次在羽田机场置身于有如此多的外国人的异域，无法不带有乡下人第一次进入陌生的大城市的新鲜感……

当飞机重新飞上蓝天时，我不禁对国界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感受。出国——跨出人为划分的国家界限，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种族，一个利益相近的集团给自己与别人人为的划出的界限，多么可笑，多么狭隘……同大多数旅客一样，我渐渐的在飞机上昏昏欲睡……

在意识朦胧中我不由暗暗地笑了起来，试想一个小小的金属盒中装着一群被称为人的动物从地球一端一夜之间漂浮到另一端，这只有阿拉伯神话中飞毯的故事才有的事啊，而现代人类那么多人住在一幢楼房中，像上帝放牧着的人群，在那一个一个小盒子中繁衍生息，如同人类放养的一个个鸽子在笼中一样……当神奇现象走进了千万平常人家，人类便渐渐失去了对自身创造力和伟大的好奇和惊讶了……

上午我们到了洛杉矶机场。

洛杉矶机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她的灰黑色的地毯和浅黄色墙壁的过道和大厅，这样的色调质朴中透出凝重。这是与国内的水泥地板和红色地毯或蓝色地毯为主的建筑全然不同的风格，这色调与气氛的差异再次强烈提醒着你，告之你已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当我在海关办完所需的手续时，不由轻松和兴奋起来，这是真正的进入美国了。

当朋友们的汽车载着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时，眼前土地呈现在蒙蒙细雾之中，耳中听到的是躁动呼啸的汽车飞驰声，我心中不由微微地激动起来，“这是一片梦想中的土地啊！”从少年时代起，这片土地就出现在梦中，总是看到关于她的书，关于她的电影，听着人们谈论她。这是一个产生梦想，制造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国度。你总会觉得她是上帝为人类设置的一





个梦想的天堂，你甚至还没有见到她就已慕名爱上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我们在朋友的办公室度过了白天的时光。我还没有适应这里汽车在路边进入公路时的突然加速。像你的初恋一样，你会记住你第一次出国时的每一个细节……

天将黑时，我们离开了办公室。公路上轿车的尾灯已构成了红色的潮流，在国内我们从未见到过如此整齐鲜亮的红色河流。从山坡向下看到洛杉矶在暮色中的一角，其星光灿烂恍惚如在梦中……

第二天清晨，我醒得很早，周围安静极了，只有远处高速公路传来像风一样呼啸的行车声。

太平洋彼岸的明净天空不时有一群寒鸦掠过，在高远的天空中发出“啊！啊”的叫声。洁净的马路，整齐的草坪，明净的小洋房，屋前盛开的鲜花，这是只有诗人梦想中才有的都市人宁静的住地。路边的白皮树细长的树干高高地伸向了天空。

当红色的阳光映照在树干上时，我再次走出了房间，倾听高速公路那边开始显得微弱的沙沙声。不同高度的明净的天空发出着不同色调的蓝色的光亮，如同在世外桃源，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晨风中歌唱着……

当太阳升高时，你已能感受到加州海岸阳光的灿烂了……

当你多次往返于美国，新鲜感会逐步消失，可最初的印象仍是那么清晰。展览会还未开始，我仍能在独自品味几天加州的阳光……不要忘了，我是一个从当时物质还是十分贫乏的东方国度来到美国的青年人，对这里的一切总是感到那么的新鲜，即使看到早上一捆捆报纸被送报人扔到各家门口的路边亦会让我惊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加州阳光之灿烂，空气之清新，令人赞叹。当上午温暖的

阳光照在你的身上时，头上已有丝丝汗意了……

我们临时居住在朋友公司购买的房子。一个独立的平房结构，有一个小小草坪的庭院。当我们第一次脱下皮鞋，脚踏在毛茸茸的淡黄色的屋内客厅的地毯上，从脚下传来多么温馨的感觉，这是与我们贫穷的国度多么不同的气息啊。当你席地而坐在平矮的玻璃表面的小桌边翻阅报纸广告时，怎么能不感到这个梦一样国度的富裕与安详？

傍晚时，加州的金色阳光斜照下居民区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安静……

第三天早晨，我仍醒得很早，走进了屋后小小的庭院，晨风吹过，带着寒意。鸟儿还没有开始歌唱，只有远处公路传来呼呼的风声。当出现第一批曙光时，天空中终于传来了第一批寒鸦在高空中的叫声，它们成了小小的黑点，成群在空中掠过。最初的激动已淡化了，我回到屋内，席地坐在地毯上开始书写中断了多年的旅行随记。

当我再次坐在庭院简易的木桌旁边的椅子上时，金色的阳光已照进了半个庭院，一只鹈鹕在似乎伸手可及的屋檐边上的电线杆上旁若无人地歌唱着，此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晚上十点左右，San 开车带着我们前往洛杉矶边上最高的山峰去观看大洛杉矶的夜景。山路极为陡峭，有时你似乎觉得汽车在垂直上行，山中几乎不见一辆汽车，静寂幽暗的山上让人隐约感到某种不安。也许上升太快，耳膜在不停地响着。当众人到达了山顶，开始向山下俯视时，所有人都被震撼了。在整个视野所到之处，整个地面恍若是用黄金铺成的连天的灿烂星云……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的美国！”San 在一旁说。远处如黄金编成的暗暗的金色星云的飞毯直连天空，像金光闪烁的





大海横无边际；近处则如碎金和绿宝石洒满在海面上，随风浪在微微地闪烁着……，这是人类最大胆想象力也难以想像的星光的海洋，这方圆几百公里的灯的海洋。

1996年2月于洛杉矶
2003年3月20日写于福州

云

与我同时代的青年人不一样，当命运把我作为访问学者送至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我不是兴奋而是带着强烈的畏惧心理到了美国。原因很简单，我的英文无可救药地学不好。像用一把木头做成的儿童玩具刀在花岗岩上刻字，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使英文单词在大脑记忆区域刻下痕迹。当我同时代的青年人像去阿拉斯加产卵的鲑鱼在湍激溪流中逆流而上，百折不挠，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他们梦想中的圣地美国时，我这条一直在家乡河边闲逛的鱼也被命运的龙卷风吸起，遨游天空，在惊异和畏惧中被抛到了美国……你知道，畏惧是一回事，热爱又是另一回事，如同孩子畏惧父母并不是说他们不爱父母，我真心地热爱美国这片土地……

朋友们把我从机场送到了他们为我租好的校园旁的一套房子中。尽管我曾来美国开过一次会，但重新来到美国仍让我激动不已。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个独立套间，它坐落在校园边几排平房中。房间内有一个小客厅、二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房屋十分低矮，同加州所有的住房一样，地上铺上了地毯，房内在白天的阳光照射下微微有些热。没有比在客厅中的低矮桌前席地而坐让人感到更温馨和亲切了，这就是加州……

我又可以开始欣赏加州傍晚的景色了。绚丽的晚霞布满





了天边,不同高度的云彩显示出不同的色彩,衬映出异常高远深邃的天空,幸福溢满了我的心中,这是多么不同的世界啊!

早晨我醒得很早,我来到了住房区外的马路上,鲜花在办公用的平房窗外盛开。街道上安静极了,你不由想起一个美国人说过的话:“加州是美国惟一能使你沉睡在盛开的玫瑰花丛中静长眠而去的州。”太阳将出来了,东方延绵着的小山上的整个上空呈现出纯净的天幕,你怎能想象这似乎只能在遥远边塞才能产生的辉煌的吞吐世界一切壮丽的景色会出现在平凡的居民区?这会给你这个初来者的心灵带来何等强烈的震撼?当太阳从山上浮出时,你根本无法正视……

加州理工学院从外表看上去不过是草坪上几座结实的建筑。这个世界最著名的学府像穿着牛仔服已退休的美国总统混在街道人群一样混在洛杉矶普通的平房建筑群之中。仅凭外表很难想象他是有过光荣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大学。这样不设防的学府,全无围墙或高大校牌构成的标示性建筑。而我国内的高等院校有着高大的校门,深深的围墙形成了与世隔离的深府大院。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风格啊。

这座学院最初给我第一印象是安静,尤其在周末的白天。阳光永远是那么精力充沛地照在草坪上、照在鲜花上、小路和建筑物上。大楼旁的老橡树上有时会跑下一只松鼠,它忙着自己的事,甚至你可蹲下来递给它一颗橡树子,它也会不客气地拿走。这对来自爱吃各种动物国家的青年人的心灵会带来何等强烈的震撼。也许这里人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才会使好莱坞产生灵感,创造出那么多那样自然,毫不做作,充满了人性化情趣的动物卡通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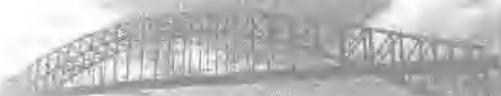
整个校园整个街区和居民区永远是那样安逸和安静,一幢一幢带花园的平房前盛开着你所不熟悉的鲜花。人行道上,房前屋后不时有高大古老的树木出现,仿佛它们有史以来就

生长在那里,自由自在,只是人类在他们的身边放上了一些小房子。这些美丽的小平房在阳光下像梦中的伊甸园,安睡在半醒的甜美的状态中,我全然以中国人的方式长时间漫无目标地游荡在人行道上,但你却几乎永远见不到行色匆匆的美国人以这样的步伐走在道路上……

我所在的实验室中,包括我在内有四名祖国大陆过来的留学生,一名台湾学生,一名俄罗斯来的学生。这样中文成了实验室的主要语言。整个学院 1200 名学生中,约十分之一是中国学生。刚毕业不久的美国学生 Dave 在找到工作后,邀请全体实验室成员和朋友们参加他的小型庆祝晚餐。Dave 和他泰国的妻子在好莱坞大道上一个泰国餐馆的二楼上请客。长型餐桌上有来自日本、俄罗斯、泰国、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青年学者们。窗外是金色夕阳西照下的洛杉矶城。一架直升飞机在玫瑰色的阳光照耀下,像一只红蜻蜓一样出现在远处浅白色的天幕之中。各国的青年人毫无拘束地,自由、欢快地交谈着。我不禁感叹到,时光只要向前推移十年、二十年地你几乎无法想象这些曾是相互敌对国家的青年人怎么可能这样毫无戒心的和平共处?你无法不感到自己的幸运。是什么操纵了人类的命运,使不同种族,甚至同一种族的人们时而相互仇恨,相互屠杀,时而又和平共处?望着窗外的美景和眼前温馨的晚餐,任何经历那种相互仇恨教育的人无法不从内心深处发出自己是幸运者和人类命运无法控制的感叹。

这次来美国我内心隐藏着一个秘密和渴望,希望找到失去多年联系的云。除了知道云在美国外,我没有任何关于她的线索。我亦不熟悉她的任何朋友们。出国前,我路过她读研究生时的研究所时,亦去询问过,没有获得任何信息。Internet 网刚刚在美国兴起,我漫无目标地在网上搜索了几次,一无所获。我坦然自嘲地接受了这样结果。是啊,茫茫美国,仅闭门想





找到一个人的下落,这无异是天方夜谭式的人间痴梦。

当我得知加州理工学院已有了世界主要论文的电子版数据库时,一个念头像闪电掠过深夜黑暗的天空一样提醒了我,我知道云是学生物的,在美国读书一定有论文发表,或许凭这两点就有可能找到云所在的单位。实验室的婷亦帮我做搜寻工作,当云名字进入论文数据库搜寻系统时,几秒钟之内云的名字出现了!婷又根据此线索搜索到了云的办公室电话和家中电话。

无疑任何一个正常阅历人的心灵在这一瞬间都会受到地层断裂般的冲击。就我而言,这瞬间的激动像地震余波一样又很快消失了。这不过是过去早已画上句号的浪漫曲中加上的一点装饰音,对于追求浪漫的人增添的一点怀旧的线索而已,它已改变不了既定的生命轨迹了。然而除了情感冲击外,带来更大的一个冲击是对现代文明改变了世界的震惊,你怎么能仅凭一个人名字和她学过专业就能在2亿陌生人的大海中找到你所要找的人?

那么除了正常工作外,你该怎么做呢?去打一个电话?我的心情已变得异常地平静。我可以想象如果云收到电话时的震惊,就像已去世多年的人的鬼魂突然出现,电话这样瞬间交流的只能是一种不愉快的震惊。

一个显而易见可做的是写一封信。这更符合人性,这亦是过去自己的特长,但这对现在的自己已是过于沉重的任务了。已很久没有动过笔写过信了,自己已无所适从,不知信该怎样写了。爱已成了过去,爱已被岁月磨灭了,还能讲什么?

由于网上地址仍不够详细,我又去了图书馆查到了详细的地址。我几乎用了两个星期来写这封信,不知该写什么,但最终我还是写出了一封短信,简单告知我这几年的经历。我已记不得我写了什么,只记得我写过的一句话:“感谢上帝,我们

还没有白发苍苍。”

第一封信发出了，一星期后信被退回，邮局说地址不详。我不得不换一个信封，按杂志论文上所写的详细的地址重新填好，再发出。一个星期，二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过去了，我未收到任何回信。

我已过分习惯青年时代收不到回信的岁月了。与青年时代不同的是，我已不再相信生活中的奇迹了，我早已对生活不再抱什么企望了。虽然我仍是期待着什么，但我已不再失望了。杂志上是几年前的地址，云可能早已移过地方了，或是云仍不愿回信，一切都很正常，在云那里，自己已耗尽了整个青春岁月的热情、精力、时光，所有的一切已封存在冷却了的火山口之中。如今只是在这火山口上升起一点篝火，你决不指望这篝火再引发火山的喷发！

虽有点微微的失望，但已不再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不影响我欣赏这加州的阳光，我仍处在新来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幸福之中。我和朋友们参加 Long beach 展览会，仰在沙滩上，听着沙滩那边传来的海浪声；我们去 Watson mount，惊异地看到了如菠萝一样大的松树果。我们在山顶上欣赏陡峭山坡和磅礴气势的山谷……

那是一个幸福的星期天，周围安静，阳光盛照，你几乎没有办法感到孤寂或思念亲人，这真正是一种心安理得和心满意足的宁静。我席地坐在我宿舍地毯上的小平桌前，漫不经心地翻着报纸。这也是我一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我像春日阳光下停泊在鲜花上的一只大蝴蝶，痴迷地沉醉在春日的芳香之中，不知生命在何地。

电话铃响了，这一定是朋友们来聊天的电话，我漫不经心接过电话。





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是云，“我根本没有反应，话筒几乎从我手上跌下去，“对不起，我有些糊涂。”我直率地说。

“我是云。”对方声音很平静。

我终于明白了，可是找不到记事本。我在忙乱中找到了电话本，记下了云办公室的电话，云现在在外地开会。“过一会我再打电话过来。”云说，并挂断了电话。

我几乎不知自己身在何地。我本以为早已忘却的姑娘又重现了，她仍使我那样激动。我不安地走出自己房间，以平息自己的情绪，我在屋外又听到了电话的铃声，回到屋中，电话声已停了。一直未等到云的电话。

晚上，我去实验室，收到了云的 E-mail。

关于云的故事，我不再多讲了，每次我因公去美国，总感到自己曾爱过的姑娘在此地，对于一个平凡人，这还不够吗？……

2003 年 4 月 19 日